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1450—1680年

第一卷 季风吹拂下的土地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ume One: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澳〕安东尼·瑞德 著

吴小安 孙来臣 译
孙来臣 审校


商务印书馆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 年

第一卷 季风吹拂下的土地

〔澳〕安东尼·瑞德 著

吴小安、孙来臣 译

孙来臣 审校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北京

献给王赓武

译校者序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

——鲁迅 1933 年《准风月谈》

从 2003 年开始酝酿,到 2009 年杀青付梓,安东尼·瑞德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 年》的翻译出版前后历时六年,集中翻译历时三年。其中的诸多曲折和挫折,让人深切体会到翻译“苦海无边”。曾多次想到“回头是岸”,但在中国东南亚研究亟需翻译引进的信念的强烈驱使下,译校者克服种种困难,化解重重危机,终于完成这一著作的翻译。对翻译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我们现作如下说明。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一书可谓经典之作,对国外东南亚研究影响巨大。本着这一认识,译校者在翻译伊始就一直认为经典著作需要经典翻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前前后后作了如下的努力。

翻译中最大的困难之一是大量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各地的人名地名,许多在中文中尚无固定译法。除了参考大量有关的文献外(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出),审校过程中我们还主要利用了下列辞典:

《东南亚地名译名手册》(星球地图出版社 1996 年版);

《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 年版);

《世界地名翻译手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

此外,我们也就有关地名、人名问题请教了北京大学的张玉安(印度尼西亚语)、裴晓瑞(泰语)、吴杰伟与史阳(他加禄语)、王东亮(法语)和王军(西班牙语)教授,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我们的原则是尽可

能“名从原文”，所以我们不满足于通过英文翻译过来的译名。所以，我们既参考了现有东南亚历史方面的中文译著（例如，中山大学译霍尔《东南亚史》、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周南京译李克莱弗斯《印度尼西亚史》）并采纳了其中的大量译名外，也对其中一些进行了取舍。例如，暹罗国王 Prasat Thong 以前译为“帕拉塞东”，但本书改译为“巴萨通”。但由于国内研究的局限，许多地名人名仍然不得不从英语间接翻译，本书译文中也只好原封照搬。

有关缅甸的人名地名，学术界过去主要依赖姚楠译哈威《缅甸史》，但北京大学原东语系缅甸语教研室编《缅汉词典》，尤其是李谋等译《琉璃宫史》，完全根据缅甸原文重新翻译，可谓是一场意义重大的译名革命。所以，除了像多年来广为人知的萨尔温江（根据缅甸原文，应该翻译为“丹伦江”，而“萨尔温江”是根据英语拼法 Salween 的误读误译，是间接翻译的典型错误）外，我们基本上采用了这些新缅甸地名人名。

有关欧洲的地名，尤其是人名，因为同样的拼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发音（特别是英国和法国），我们以“名从国家”为原则，即对每个地名人名尽量首先断定其国别，然后进行翻译。例如，Denys Lombard 为法国学者，我们即按法语的发音译成“德尼·隆巴尔”。为此，我们还专门请教了克劳婷·苏尔梦（Claudine Salmon）和自诗薇（Sylvia Pasquet）。在此，谨向她们表示感谢。

除了地名人名外，对其他一些名词（包括专有名词）和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译校过程中除了查阅大量各种辞书外，还尽量利用网络这个现代科技。中文网络像一本硕大无比的百科全书，为我们的翻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例如，我们既从网上查到了一般字典未收的英文单词的中文意思，又不断利用网络检验我们没有把握的译法。如果是一词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译法，我们则会选用出现频率高的那种。一些网络上的中英、英中词典也非常有用，例如“nciku 在线词典”就比较专业详尽。对我们不熟悉的内容，我们也尽量阅读有关材料（包括网上材料），力求使我们的译法专业地道。身处现在的网络时代、充分利用网

络的优势、解决疑难问题、提高翻译质量,使人深切感到当代科技的巨大力量。

最后,我们向原书作者瑞德教授请教了一些疑难问题,更促进了我们对原文的理解,减少了翻译的错误或不确。

凡是原书中引用的中国、越南、日本和琉球以汉语书写的史料,我们都查阅原文,一一录出,以保持原文韵味。

为了保证翻译质量,减少错误,实现我们的翻译初衷,各位译者除了反复阅读、修改自己的初稿外,还进行了初稿互校,即一位译者校阅另外一位译者的初稿,然后根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我们还请一些同事朋友阅读了部分章节,以检验我们的翻译水平。最后,我们对译稿进行数次审校,统一各种用法、特别是地名和人名,并酌情进行各种各样的修改。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理解本书内容,我们对一些术语名称进行了注释。对“引用书目”,我们则存而未译。

因为一连串突发事件严重影响了原来的翻译计划,翻译人员和具体分工也被迫进行调整;此外,由于译校者经验有限,水平和风格也不尽一致;再加上时间仓促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翻译的质量。尽管我们做了最大努力,但是否一如所愿,我们还没有把握和发言权。恳请读者本着该序开头所引鲁迅那段话的精神,承担批评家的责任,对本书的翻译的质量进行评判。译校者殷切希望读者除了评论书中的内容外,也对其翻译水平进行评论。如果能够对照原文、逐字逐句点评,尤其是指出本书翻译中的问题、错误、遗漏和不足,我们非常感激!

北大研究生李雯、臧亮帮助翻译第一卷、第二卷的词汇与索引,张成哈帮助录入第一卷、第二卷的英文参考书目,李雯、马唯超、李玲、庄迪扬、穆惠萍阅读了部分译稿。洛阳外国语学院的孙衍峰教授和北京大学的张玉安教授为本书译稿的第一忠实读者,分别阅读了译稿的六章和两章,减少了我们的错误,弥补了我们对印度尼西亚语言的不足。

我们为两位教授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倍感欣慰,也为他们所花费的大量时间而感激不尽。乔治·布赖恩·索萨(George Bryan Souza)、韦杰夫(Geoff Wade)和叶云霞也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在此一并感谢。

我们要特别感谢日本丰田基金会,特别是基金会的川崎悦子女士,没有他们的慷慨支持,本书便无法翻译问世。翻译过程中,原书作者瑞德教授和出版者耶鲁大学出版社允诺授予版权,鼎力合作,耐心回答我们翻译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对此我们深表谢意。我们也非常感谢大阪大学的桃木至朗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赓武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埃里克·塔利欧科佐(Eric Tagliacozzo)教授所给予的支持。我们感谢商务印书馆,特别是常绍民主任,没有他们的专业投入,本书不会如此迅速地与读者见面。最后,译校者的家庭成员几年来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各方面为我们提供支持和帮助,对此,我们心存感激。

本书协调、翻译、校对、审校分工如下:

吴小安:负责项目申请、协调与出版等事宜,翻译第一卷序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二卷第一章原文第 51—61 页;校对第二卷第四章、第五章、结论与阅读指南。

孙来臣:负责全书统一审校、编辑与定稿工作;翻译第一卷第四章、第五章,第二卷序言、第一章原文第 1—25 页、第二章、第三章,以及上下两卷原书评论;校对第一卷序言、第一章、第二卷第一章。

李塔娜:翻译第二卷第一章原文第 26—50 页、第四章、第五章、结论、阅读指南与附录;校对第一卷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二卷第二章、第三章,以及上下两卷原书评论。

最后,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审校者对全书翻译质量负责,但各译者则对各章节译文的原创性负责。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导论:风下之地	6
第二章 自然福祉	16
第三章 物质文化	74
第四章 社会组织	137
第五章 节庆和娱乐	192
缩写	258
引用书目	259
词汇表	297
索引	300

地图、表格和插图目录

地图

地图 1	东南亚自然地理特征与语系分布	9
地图 2	1600 年前后东南亚政治中心分布图	14
地图 3	1700 年前东南亚地区得到开发的金银矿	112
地图 4	1600 年前后东南亚矿产资源分布图	124

表格

表格 1	17—18 世纪东南亚人口的增长	18
表格 2	1600 年东南亚人口数量	19
表格 3	以稻米计算的佣金	147

插图

插图 1	穆里奥·贝拉尔德(Murillo Velarde)1734 年绘制的菲律宾地图中所表现的 18 世纪早期菲律宾人田野耕作图(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Cartes es Plans)	29
插图 2	19 世纪初爪哇农夫犁田的铅笔素描(VIDOC, Royal Tropical Institute, Amsterdam)	33
插图 3	1599 年在班达(马鲁古群岛南部)举行的一场庆典仪式。该图根据荷兰旅行者的描述而作,图中右边的站立者即为荷兰旅行者(“Tweede Boeck” 1601:70; De Walburg Pers, Zutphen 授权翻印)	51
插图 4	用槟榔招待阿玛德爷爷(Ki Amad),即伊斯兰教传奇故事《阿玛德·穆罕默德》中的英雄。源自爪哇沿海地区 1828 年的图解抄	

本 (LOr 8655, Rijksuniversiteit Leiden)	54
插图 5 荷兰人根据 17 世纪的描述所描绘的勃固新年泼水节, 源自 Pi- erre van der Aa, <i>La Galerie Agréable du Monde</i> , 1733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Estampes)	67
插图 6a 雨季中暹罗人简易的房屋 (La Loubère 1691)	75
插图 6b 乡村景色。源于 19 世纪早期 (暹罗) 吞武里时期曼谷的苏旺 那拉玛寺 (Wat Suwannaram) 里的一幅壁画 (Muang Boran Pub- lishing House)	76
插图 7 一座简易的米沙鄢人房屋。位于树上的房屋可能被用作谷仓 或避难所 (Alcina 1668)	77
插图 8 位于阿瑜陀耶的那帕拉门寺 (Wat Na Phra Men) 里的剃度厅, 系保存完好的阿瑜陀耶时期的寺庙建筑之一 (Muang Boran Pub- lishing House)	79
插图 9a 亚齐的大清真寺全景图, 绘于 1650 年前后 (Vingboons col- lection in Algemene Rijksarchief)	81
插图 9b 传统的亚齐清真寺 (位于苏门答腊), 摄于 19 世纪晚期 (Coli- jn, Neerlands Indië, 1911:1, 249)	82
插图 10a 位于爪哇锦石附近圣山的 16 世纪苏南·吉里墓地; 源自 19 世纪 40 年代的铅笔素描 (KITLV)	83
插图 10b 梭罗清真寺, 源自 1847 年的铅笔素描 (KITLV)	84
插图 11 1590 年左右所描绘的米沙鄢的纹身 (Dasmañas 1591, "Boxer Codex," C. R. Boxer 授权翻印)	91
插图 12 北部泰国人的服饰与男子大腿纹身。源自清迈帕辛寺 (Wat Phra Sing) 的一幅壁画 (Muang Boran Publishing House)	92
插图 13 18 世纪缅甸一对农民夫妇的素描 (Symes 1827)	94
插图 14a 19 世纪中叶的泰国男子发式 (Bowring 1857)	97
插图 14b 泰国女子发式 (Mouhot 1864)	97
插图 15a 16 世纪的爪哇服饰 (Lodewycksz 1598; De Walburg Pers,	

Zutphen 授权翻印)	99
插图 15b 普通暹罗妇女与儿童的服饰(La Loubère 1691)	101
插图 16 一幅 20 世纪 40 年代的巴厘油画,描绘了收获棉花的传统方法(VIDOC, Royal Tropical Institute, Amsterdam)	106
插图 17a 婆罗洲中部达雅克人的炼铁场面(Schwaner 1853 I)	130
插图 17b 1900 年苏拉威西中部的铁制工具(Kruyt 1901)	130
插图 18 爪哇人对 17 世纪马打兰战阵的感性理解(Raffles 1817) ...	143
插图 19 爪哇的短剑和长矛(Crawfurd 1820)	144
插图 20 被割掉手脚的亚齐罪犯(Bowrey, <i>The Countries Round the Bay of Bengal</i> , c. 1680; the Hakluyt Society 授权翻印)	161
插图 21 15 世纪中爪哇印度教苏库寺庙(Candi Sukuh)中林伽上的阴茎球(VBG 19, 1843)	169
插图 22 17 世纪的木刻中对亚齐宫廷女侍卫富有想象力的描绘(van Warwijck 1604)	187
插图 23 1599 年特尔纳特每礼拜五前赴清真寺做礼拜的队伍(De Walburg Pers, Zutphen 授权翻印)	194
插图 24 由彼得·芒迪(Peter Mundy 1667:125)绘制的 1637 年前往清真寺参加宰牲节(朝圣期间的杀牲宴会)的亚齐王室队伍(the Hakluyt Society 授权翻印)	195
插图 25 同时期法国人所描绘的、1685 年出使暹罗的法国使团在湄南河口受到接待(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Estampes)	196
插图 26a 暹罗皇家游艇(La Loubère 1691)	197
插图 26b 皇家游艇列队出游——阿瑜陀耶时期手稿的 1916 年泰文抄本的局部(National Museum, Bangkok)	197
插图 27 17 世纪以来得到频繁整修复原的阿瑜陀耶象厩(Muang Boran Publishing House)	202
插图 28 1637 年亚齐的大象决斗(Mundy 1667:128; the Hakluyt Society 授权翻印)	203

- 插图 29 同时期法国人所绘 17 世纪 80 年代阿瑜陀耶角斗场,图中一只老虎正在和数只大象决斗(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Estampes) 204
- 插图 30 德·斯蒂尔思(de Stuers)于 1825 年左右所草绘的 19 世纪中爪哇的兰勃赶(VIDOC, Royal Tropical Institute, Amsterdam) 205
- 插图 31a 1599 年荷兰人在杜板所见到的每周一次的比赛(色那南赛会) (“Tweede Boeck” 1601; De Walburg Pers, Zutphen 授权翻印) ... 207
- 插图 31b 19 世纪中爪哇的色那南赛会(VIDOC, Royal Tropical Institute, Amsterdam) 207
- 插图 32 阿瓦宫廷马球比赛(源自 19 世纪中期的缅语图解抄本; Musée Guimet, Paris, MA 4806) 208
- 插图 33 作为班基戏剧(伊瑙戏剧)一幕的阿瓦宫廷斗鸡(源自 19 世纪中期缅语图解抄本; Musée Guimet, Paris, MA 4806) 209
- 插图 34 同时期法国人所绘的 17 世纪 80 年代暹罗王观看两艘龙舟竞赛(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Estampes) 211
- 插图 35 阴历六月(阳历九月)正当水节之际的缅甸龙舟赛(源自 19 世纪中期的缅语图解抄本; Musée Guimet, Paris, MA 1661) 211
- 插图 36 《摩诃婆罗多》爪哇版本里般度国王因赌博而丧国(Kats 1923) 216
- 插图 37 荷兰游客 1599 年在马鲁古所见到的藤球(“Tweede Boeck” 1601; De Walburg Pers, Zutphen 授权翻印) 220
- 插图 38 欢迎白象队伍中的缅甸舞女(源自 19 世纪中期缅语图解抄本; Musée Guimet, Paris, MA 1661219) 224
- 插图 39 爪哇 19 世纪早期的婚礼队伍(源自同时期的木刻; VIDOC, Royal Tropical Institute, Amsterdam) 224
- 插图 40 19 世纪中期画卷所描绘的缅甸阴历 12 月(阳历 3—4 月)的“沙塔节”(Musée Guimet, Paris, MA 1661) 229
- 插图 41 须羯哩婆手下猴军行军时所携带的大号爪哇锣(源自 14

- 世纪爪哇帕纳塔兰神庙[Candi Panataran]寺庙上的浮雕;Kunst 1927,fig. 58) 231
- 插图 42 荷兰雕刻家对 1596 年万丹爪哇锣的印象(Lodewycksz 1598;De Walburg Pers,Zutphen 授权翻印) 233
- 插图 43a 被认为属于素可泰时期泰国浮雕上的女子乐队(Morton 1976:103) 234
- 插图 43b 曼谷 1800 年前后佛陀萨旺(Buddhasawan)教堂壁画所表现的另外一种泰国女子乐队(Muang Boran Publishing House) 234
- 插图 44 爪哇北部海岸图画中所表现的 19 世纪早期爪哇加美兰乐器(LOr 8496,Rijksuniversiteit Leiden) 235
- 插图 45 班基在贝叶上书写情诗(Zoetmulder 1974) 241
- 插图 46 1797 年缅甸鲁道(Hlut-daw,枢密院)文书在用铁笔记录东西(Cox 1821)..... 246
- 插图 47 1865 年巴厘布莱伦(Buleleng)的君主及其文书准备在贝叶上写信(H. Colijn,*Neerlands Indë*,1911 II:65) 246

序 言

人类的历史就像一张无缝之网,没有哪一个地区能够完全孑然独立,也没有哪一个地区能够像“风下之地”^①那样与国际贸易如此密切关联。然而,在承认这种关联性的同时,又不能忽视东南亚人在自己历史舞台上扮演的中心角色;我们这些研究该地区的学者们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在 20 世纪上半叶,殖民主义历史千篇一律地把东南亚人贬低为西方扩张大潮中的一个陪衬。民族主义历史把问题进一步扩大化,或者把亚洲人视为西方殖民主义治下被动消极、无力抵抗的受害者,或者把对该地区的研究孤立于国际势力与比较视角之外,以矫正上述倾向。东方学家们的研究则开始发掘整理东南亚人自身文字记录的光荣任务,但是宫廷史书、宗教注释或抒情诗篇与世界的生产与交换到底有何关系,东方学这种博学的传统却并不能提供多少指导。本书中,笔者对主题与资料试图采用的无所不读、无所不包的研究方法并不新颖。殖民主义历史、东方学和民族学对东南亚的研究支离破碎、令人遗憾;但在此前,马斯登(Marsden)、圣杰尔马诺(Sangermano)、莱佛士(Raffles)、克劳福德(Crawfurd)与帕里果瓦(Pallegoix),甚至诸如加尔沃(Galvão)、拉·卢贝尔(La Loubère)和瓦伦坦泰因(Valentijn)等先驱学者,即已通过利用文学、语言、游记、贸易统计,尤其是他们自己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记述了各自研究主题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在那个学术研究的原始时代,撰写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整体历史”似乎

xiii

xiv

① 原文为“Lands below the winds”,源自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马来人对东南亚地区的称呼。该短语同时也是本书第一卷的副题。作为本书书名的一部分,这一短语译为“季风吹拂下的土地”。为行文方便,此处以及以后都译为“风下之地”。——译注

都可以成为可能。那么,在我们这个高度专业化的时代,在没有一个人可望掌握几十种语言与其他研究技能、而此却又恰恰是这个复杂地区的专业研究者们所需要的情况下,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同样的目标?

这样广阔的视角很容易导致泛泛而谈,要么就是老生常谈,所以风险当然是巨大的;但是,如果继续囿于我们所受的狭窄的专业训练,那也同样具有风险,甚至风险或许更大,因为它排斥了那些对大多数人民而言最重要的历史维度。很久以来,在探讨本地地区的“升斗小民”辛苦劳作为生计奔波方面,与传统的历史学家相比,现代地理学家、人类学家、人口学家和环境学家们的成就更大。旅行家的天方夜谭和帝王将相的历史记载使历史研究受到了莫大的局限,而利用上述学科的研究发现则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克服这种局限性的方法。笔者也相信,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可以描述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否则它们会继续湮没无闻,无法重见天日。就各个单一的文化区域而言,历史资料总是零碎不堪、令人沮丧;但当我们把它们集中起来一起研究时,展现东南亚整个地区生活方方面面的清晰图画也就开始呈现在我们面前。尽管在语言与文化方面存有巨大差异,东南亚地区却深受同样的气候、地理和商业压力的影响,因而形成一组彼此非常相似的物质文化。

最后,布罗代尔呼吁“历史学家要雄心勃勃、壮志凌云”(Braudel 1966:22),笔者深受启发。通过吸收各个学科,特别是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布罗代尔既揭示了一个广阔地区的“共同命运”,又展现了其丰富灿烂的多样性。布罗代尔的辉煌成就让笔者斗胆相信,在风下之地,这种研究方法也会产生重大成果。与地中海相比,在东南亚,从事该研究所需的原始资料与专题著作都要少得多。但另一方面,地中海将欧洲南部、地中海东部以东地区以及非洲北部地区联结在一起;与此相比,南中国海温暖而平和的水域则把东南亚更好地联成一体,殆无疑义。此外,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所展示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东南亚特别富有价值,因为该地区的人类学、东方学、甚至考古学知识相对比较

丰富,而比较之下,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资料却非常贫瘠。

本书在揭示,在荷兰确立东南亚商业霸权之前的两个世纪里,整体的历史能够凸现许多重要问题。在资料允许的范围内,笔者集中关注 xv 那些最能影响一般平民百姓生活的特征和变迁,而对那些被史家大书特书的王公贵族和外国显要则着墨不多。这些变迁的历史跨度通常都非常大,只有同时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关发展并从时间和空间的广阔维度对其进行考察,才能搞清楚其来龙去脉。这些考虑决定了我们应该首先考察什么样的结构性因素造就了东南亚地区,而什么样的因素又限制了其发展;其次,就笔者称之为贸易时代的这个时期,我们将探讨什么样的历史变迁使其成为不仅仅是风下之地,而且也是世界其他绝大多数地区如此关键的一个历史时期。本卷致力于探讨贸易时代东南亚地理、物质和社会的结构性概况,第二卷探讨上述背景下所发生的、年鉴学派所说的中时段运动(conjonctures)与短时段事件(événements)。

尽管如此,即便在本卷中,变迁的重要性也都极为明显,随处可见。当资本主义和文艺复兴正在使欧洲脱胎换骨、面貌一新时,东南亚也正在经受几股强大势力的冲击。贸易的快速增长急剧地扩大了国际化大都市的规模与功能,并加强了各都市之间、各都市与外界的相互联系。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上座佛教(该教很早就开始发挥影响)首先在这些贸易城市纷纷建立和巩固了各自的据点。围绕着这些城市,国家开始形成并发展壮大,更多的世俗化思想与文化在它们中间蓬勃兴起。17世纪,欧洲商业渗透最终建立了有效的贸易垄断,但其结果不是强化而是扼杀了东南亚本地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生活,以致上述许多进程纷纷遽然逆转。因此,即便在本卷,请读者们摒弃“东方社会一成不变”的陈词滥调,更要避免将其视为已经日薄西山、江河日下。贸易时代给东南亚所带来的变化与欧洲一样巨大,虽然变化的方向并不尽然一致。

就资料而言,16和17世纪拥有某种优势。或因为其宗教上的神圣意义而被人们反复传抄,或因为被早期欧洲来访者采纳收录,这也是

大量东南亚本土文献得以保留下来的最早时期。这些记载对我们理解当时东南亚意识形态、法律、宗教以及典礼仪式十分关键。然而,正如一位缅甸历史学家所言(Kaung 1963:33),宫廷历史并不关心那些“普普通通的日常琐事”。关于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我们尤其依赖第一代欧洲到访者们的丰富描写,例如 1509 年之后的葡萄牙人、1523 年之后的西班牙人、1579 年之后的英国人以及 1596 年之后的荷兰人。中国 xvi 人、阿拉伯人和其他亚洲人的记载也很有用,然而由于他们与东南亚的联系由来已久,他们的记述和欧洲人的记述不同,对其所接触到的生活方式见惯不怪、缺乏好奇。

任何学者都无法掌握如此宏大研究所需的所有语言和技能,笔者应该申明自身的局限。笔者学术研究所能掌握的唯一亚洲语言是马来文或印度尼西亚文。有关其他亚洲语言的资料,笔者依赖那些欧洲语言的译文(或者为数不多的印度尼西亚语译文)。那些被翻译成英文或法文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史料,只要它们方便易找、质量可靠,笔者也都尽量利用。对把这些资料翻译出版问世的所有译者的辛勤劳动,笔者谨此深表谢意。引注时,笔者仅注明了原作者的名字与原著的出版日期,而没有注明所用版本的详情。笔者的初衷并非极力贬低这些编者与译者的贡献,实际上没有他们,笔者根本无法进行此项艰巨的学术工程。笔者的用意在于尽可能让注释简化有益,把所有的出版详情统统收录到书后的参考书目列表中。源自荷兰文和英文档案的原稿资料也仅在正文中注明了作者与日期。这种注释方式是为了向读者清楚表明哪些资料日期出自哪个时期,哪些是后来的民族学或第二手资料。为进一步简便,引注使用了“cf.”代码,意即“参见”。

本书源自笔者对东南亚地区长达 20 多年的研究结晶。谨列举如下姓名,略表寸心,却无法完全表达笔者的感激之情。对那些与笔者密切合作的马来亚大学、印度尼西亚哈桑丁大学(Hasanuddin)与澳洲国立大学的许多同事,以及耐心向笔者解释其文化与历史的无数其他东南亚朋友,笔者内心一直深怀感激。笔者所有的研究都得到澳洲国立